

杨 群 著

泣血 香魂



晋新登字2号

泣血香魂

杨群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.625 字数: 226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500册

*

ISBN 7-5378-0540-

I·518 定价: 5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特区公安局闯进一位体态婀娜，容貌倾城的姑娘，她交出一个小本声称自己是前来自首的暗娼，可一瞬间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公安战士顺藤摸瓜，引出了一段令人感慨万分的故事。

姑娘叫张月花，来自乡间，在她举目无亲、生活无着之际，民工建筑队二工头苟焕收留了她，她的美貌和勤劳吸引了大工头曾广锋的心，在一个月黑夜，曾广锋占有了她，引起对她一往情深的苟奂极大嫉恨。对她的遭遇，工地技术员李俊清十分同情，鼓励她自学上进。她不知不觉间爱上了李俊清，为了摆脱曾广锋和苟奂的纠缠，她与李俊清私奔了。由于门第悬殊，懦弱的李俊清将她遗弃在故友卓玛妹的修车棚。为了自立，她到美院当了女模特，李俊清出于私心到美院毁她名誉，使她失去了工作。为了生存，她落入雄记按摩中心郑梦雄的圈套，当了一名实为暗娼的女招待，并结识了香港巨商李伟成，成为他的外室。纯洁的姑娘堕落了，她卖淫、为郑梦雄走私、倒腾商品……卓玛妹默然、真诚的爱使她的心得到复苏，她决心告别罪恶，走向新生。不料她一时的犹豫给企图置她于死地的郑梦雄赢得了机会，向她下了毒手。卓玛妹的胸脯挡住了子弹，看着躺在血泊中的爱人，月花悲痛欲绝，扳动了复仇的枪机，在打死郑梦雄的同时，自己也身负重伤，生死未卜。公安战士赶到之时，悲剧已经落幕，留给人们深沉的思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自首.....	(1)
第二章	失身.....	(16)
第三章	谋杀.....	(66)
第四章	情变.....	(89)
第五章	寻觅.....	(153)
第六章	堕落.....	(178)
第七章	黑网.....	(239)
第八章	打击.....	(264)
第九章	死神.....	(311)

· 第一章 ·

自 首

1 列车徐徐地驶进了深圳火车站，一声汽笛长鸣，车厢只轻轻一颤，便稳稳地停住了。她终于摆过头来，视线从窗外移到了车厢。车厢里寻东西、找同伴的人，有挨有挤，有呼妻有唤子的，乱极了。她只一瞥，便干脆把眼睛闭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车里的人全都走空了，她这才睁开眼睛，缓缓地站起身，顺手提起搁在身旁的那只手提包，下意识地理了一下发鬓，迈开步子走出车门。

一位男子看到了她，疾速地跑了过来，他已经等了她很久。三个小时以前，他接到了她的电话，便无心于他公司的事务，全身心地等着她。他实在太爱她了，哪怕早一分快一秒地见到她，他的心灵便能多一分增一成地得到快慰。他提前十五分钟来到这里。

她走上月台，迷人的身躯立即令周围生辉。她看到他正在向自己奔来，只是矜持地拉大点步子。他跑到她的面前。她驻足看着他，眼神热辣辣地要喷出火来，但却只在一瞬间。当他憨憨地笑着，眼里也迸发出热火的时候，她却已经

冷了下来。这可不是故意造作，实是心灵的悸动。她，也是那么的爱他。但心灵深处至今还有一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痕，只要一经扯动，便会蓦然产生一种巨痛。她越爱他，越感到这种痛楚的存在。她本能地缩回了刚刚伸出的手，还下意识地退回了半步。他愣了好一会，才尴尬地耸了耸肩膀。她于是送给了他一个甜的笑靥，尽管那还是有些勉强。

“你，辛苦了。”他打量着她，目光还是亲切的。当他听到她说要到门口拦搭“的士”的时候，他不由地问，“这一次，你能让我一起去别墅吗？”

他看到她倏地蹙起娥眉，于是赶紧说：“要是不方便，也就算了。”

她没吭声，只把一只胳膊伸给了他，他犹豫了好一阵子，才鼓起勇气迎上去把她挽住。他们相依而走。她的高跟鞋叩着月台上坚硬的地面，发出“笃，笃，笃，”的响声；他的手肘，不时地碰着她柔软温馨的胸腋，摩擦的电流不停地叩着他的心扉，怦怦直响。

在车站外面，他们堵着了一辆的士。他为她打开车门，相继钻了进去。他俩并排而坐，她稍稍挪动位子，让身体更紧地靠着他。他感觉得到她呼出的微微热气，便情不自禁地把一只手搁到了她的大腿上。她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，轻轻地摩挲了一阵子、捉起来，放到自己的胸前，低头轻轻地吻了一下。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，顺势一倒，把头靠在她那丰满的乳房上，仰着脸，张着口喘着气，热切地等待着。她终于也低下了头，把温热的舌头伸进了他的口中，两只手轻轻地搂着他的脖子……

他们享受了足足有三分种的甜蜜，她才很快地松开了

手，推开他的脑袋。

他也赶紧坐直了身子。

她没动身子，只是把翻起的裙子拉了下来，让它遮住膝盖。

她莞尔一笑，“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他憨厚地点了点头。

“告诉你，我能认识你，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，我真恨不得每天都和你在一起，一分钟也不分开！可是……”她说着，眼泪竟然夺眶而出。

“你……”他意外地，关切地盯着她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噢！没事。”她抹掉泪珠，展颜一笑。

车窗外，高楼大厦，接踵飞驰而来，又相继着飞奔而去。近处，人如水流；远方，车似长龙狂舞，一别三月，一切如故。

她抿着嘴唇叹了口气，接着，闭起了眼睛，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。

她太疲劳了。他迎上身，让她靠得更舒服些，然后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本来，她能够这样和他相依相靠地走这么一段路，又能和他这样身贴身的坐一会儿，他应该是很满足的了。可是，当车子驱上文怡大道，她的那幢别墅式的住房开始迎面扑来的时候，他却黯然神伤，心里感到无限惆怅。

2 欲是风，看得见，她拂起春花万朵，摸得着她招来的满天冬雪，

欲是雨，飘下的是扯不断的情丝，滴落的是流不尽的泪水；

欲是瀑布，飞流直落，亦骄亦狂，激起彩虹千道，留下遗峪憾壑一潭；

欲是大海、渺渺茫茫，寻不着人生的船，觅不见生命的岸，难道只有那灭顶之灾？

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

“你会写诗？”市公安局刑侦处的王处长放下手中的笔记本，打量着她。

这小娘们儿！王处长在心里叹了这么一句。她确实妩媚俊俏，没施粉黛，那脸还是该红的红，该白的白，该黑的黑，那对诱人的小酒窝，轻轻儿地颤动着，好“酒”的人，肯定望一眼也会醉倒的。

她听到王处长在问她，便轻轻地扬起下颏，一阵红云，顿时掠上脸颊，她摇了摇头。

是一位纯情的少女。刑侦处长顺手又抬起那个本子：“前面这首诗是你抄来的？”

“不，是我写的。”声音轻得象蚊子叫，但却很清晰，低回悦耳，流淌着些许的羞涩。她小心翼翼地地理平那本来就很短的牛仔裙，把两只没有盖住的膝盖并拢得更紧些。

刑侦处长感到眼前的气氛实在过于紧张了些，便有意地想松弛一下，他呵呵地笑了几声，而且还尽量笑得轻松愉快一些：“你还说你不会写诗呢！我看你这首诗就写得不错，真的，我都写不出来。不过，我女儿行，真的，她写的诗在特区报都发过好几首。噢，我女儿可没你这么漂亮，比你也

许还大点……”

王处长的这番话，果然起到作用。她抬起头来，大胆地回望着他，当听到后来，竟也咯咯地笑起来：“同志您谦虚哩！咱哪能同您的千金比。都快成老太婆了。”

“什么老太婆！多少岁了？”

“二十四，过了年啦！二十五了？”

“噢，那是比我女儿大了四岁，看不出来呢！你还算是个大姐了。”

“您千金在哪里发财，喔，在哪里工作？”

王处长看到她的脸又红了一下，故作不见地回答道：“在市医药总公司当会计。”

“呵！她真好！”她由衷地赞叹着。

王处长从那个“好”字听出了她的闽南口音，知道那“好”是幸福的意思，便也跟着她的语气说：“你比她还好呢！对了，您是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忽然停住了口，摇了摇头。

“不便告诉？”

又是摇头。

“工作不好？”

她轻轻地咬着嘴唇，矜持地绷起了脸。

王处长用温柔的目光扫了她几眼，很随便地翻弄着手中的本子，把话题又扯回到那首诗上：“这首诗真的写得不错。不过，这个‘欲’字，似乎应该是这个‘爱’字吧？我知道，闽南话，潮汕话里，欲爱是同音的，这里，似乎应该用‘爱’字更妥贴些……”

“不！”她终于开口了，“我写的是这个‘欲’字！”

她说得十分肯定。

王处长呵呵地笑起来。笑声里满含着长辈人对晚辈的宽容和谅解。

她却丝毫不领情：“我讲的就是‘欲’，前面是与爱相通的，所以才是风，才是雨，才是小溪；后面只连着肉，是肉欲，肉欲又连着金钱欲，于是才是瀑布，才是大海！才能为灭顶之灾！你看过一本录像吗？是部香港电影叫投奔欲海，是写妓女的，你？你……”她越说越激动，信手夺过王处长手里的笔记本子，翻开来，指着上面那密密麻麻的“正”字符号，“你为什么不问我这个？我知道，你一定很想问我这个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和所有男人搞过的记号，每搞一次，我就打一个杠，搞五次就是一个‘正’字，你看吧！我坏透了，我是暗娼！我是妓女！我是天下最无情的情人……”

简直是歇斯底里！她倏地站起，把笔记本子狠狠地掳到桌面上，又蓦地坐下，低下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

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，当这位风流女郎乍一进来时，便让刑侦处长愣了好一阵。刑侦处长的岗位不在这里。他的岗位在鬼影喋血，悬念横生的第一线。接待室，这只是正副处长们轮着值班的临时性工作，他半个多月才排上一两天，这里虽也有检举揭发自首，但他还没遇上，他处理得最多的是接待询问专访：我的户口办得怎么样？赴港手续批了没有？你们的干警打了人。等等。他需要笑脸相迎笑脸送。眼前的这位不速之客，进门便递给他一个笔记本子，上面除了那诗，便是一个接一个“正”字，还有未尽的“丁”与“正”，他于是估摸着，她不是爱情的纠纷便是香港有了什么情人正在办理赴港手续，那“正”字符号，是她上访的次数，是用来

声讨他们“官僚主义”的炮弹。他正准备应付着她的数落。哪能料到，聪明的刑侦处长，终于第一次算错了机关，不由地感到尴尬万分。

“你这是……”他起身为她倒了一杯水，“噢，丽娜同志，你冷静一点，有话慢慢讲。”

她果然不哭了，而且还把头抬了起来。带雨的梨花，更加楚楚动人。王处长不由得再一次细细地打量着她。

“我叫张月花，本名。丽娜是我的化名。”她擦干泪水，说着，突然又哈哈地笑起来，而且是放浪的大笑。笑完，从手提包里掏出了一包万宝路牌香烟，叼上一支，“啪”地掀着了打火机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再缓缓地把烟吐出，让烟圈一个套着一个，成了一串的连环套。她还把一只脚架到了另一只脚腿上，悠悠地晃着二郎腿。

是一个成熟的妓女形象！王处长一边惊叹着眼前这位女人的变化多端，一边厌恶地扭过了脸。

“张月花！你找我们到底是想干什么？”王处长严肃地问起话来。

“自首！”张月花答得无限干脆。轮到她来注视眼前的这位大男人了。她几乎把他从头看到了脚，然后才接着道：“我误入一个流氓集团。这个集团鼓吹‘性解放’。他们专门引诱少女坠落，然后逼良为娼。我是一个受害者，也是一个罪人。我不想再干了，但他们不让我不干。我需要你们的保护！”

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但眼前的年轻女人的言词举止，却让刑侦处长不能不信。

他重新坐回椅子，拿出了本子和笔，轻轻地“嗯”了一

声：“这样吧，张月花同志……”他不知道怎么说还会称起她同志来。他的眉头一皱又一耸，接着说道，“我们很愿意提供保护，只是你得说得具体一点。比如，这个流氓集团的主要成员有谁？为首者叫什么名字，他们经常在哪里活动，还有，你的工作单位，你住哪里……”

“嘻，嘻！”

他听到她似是轻蔑的笑声：“怎么？这是……”

“喔！这些？”她站了起来，拾起桌面上的那个笔记本，重又交给了刑侦处长，“那里面全有，您看吧！哟，请问卫生间在哪里？”

刑侦处长接过本子，一手指点着门外广场那边的厕所，“那边。”

“喔，谢谢！”

她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。他坐下又一次认真地翻起那个本子来。

他翻了老半天，本子里除了那本书，就是那一个个成型不成型的“正”字，还有A B C D十几个英文名字，其他一无所有。

“糟了。”刑侦处长赶紧掀下了桌子上的按键，唤来了正在另一个屋子里接待谈话的女民警，“快，在那边女厕所里，一个年轻姑娘，叫张月花，堵住她，叫她来！”

女民警应声跑去，一会便从女厕所里跑了回来：“没有！没人——”

“我！”刑侦处长捏紧的拳头，重重地敲在自己的脑袋上。

3 张月花唤住了的士，慷慨地送上比实价高了五倍的钱，而且是港币！司机只顾惊喜还来不及道谢，她已经钻出了车门跑上了人行道。这是她的习惯，车子本可以直驶进家门，可她总是在距离还有五百五十米远的街口下车，然后步行走去。不知为什么，反正自从她第一次搭车来此，便是如此，她从来没破过例的。现在，她踏着那熟悉的方砖，闻到了一阵接一阵的馨香。是玉兰花开了！她翕动鼻子，连着深深地吸了几口，这才加快脚步向前走去。突然，她站住了。对，是在这里！

今天中午，她也是在街口那里下的车，她让他一个人乘着那辆刚刚同坐的的士掉头转去。她就一个人步行到这里，不知是突然良心发现还是鬼使神差，居然驻足不前，堵了另一辆的士，去到了公安局。刚刚演出的那幕，想起来很好笑，就象是久经排练似的，事实上却是逢场作戏。只不过是戏里演的全是真的就是了。我现在的处境不是如临深渊么？她感谢他给了她的勇气，使她断然跨进了公安局的大门；她又暗责自己，关键时刻怎么突然没了勇气，甚至仓惶溜走。她反复在想。

她觉得步子忽然沉重了起来。

前面就是她的家了。那是一座有三百多平方米的三层楼高级别墅。当初老板给她买下只花了三十八万港币，现在能值一百万，还不到一年哪，涨了多少？中国的物价就是能涨！在涨价的狂潮中，我能不拼命的挣钱吗？她又为她在公

安局里当机立断，趁机溜走感到了欣慰。

她竟轻声地吹起了口哨。

她正打开手提包掏取锁匙，门自动地从里面打开了。

是谁？是他？是他？他怎么敢自己跑来了？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

她怔着。

“喂！”

是李伟成！他是专门从香港赶过来等着我的？不可能！我这次回来只告诉那个他一人，而且是列车快要开动才打的电话，他什么人也不会告诉，不可能告诉的。那么，是巧合？不象。你看他那守株待兔的样子。

她愣着。

“哟！密司娜，你还不快进来呀！”他正张开两只手，等着她主动地扑过来。

她不能再犹豫了，只好佯装起笑脸，象是意外惊喜地向他奔去。就在院子里，葡萄架下，他老鹰叼小鸡般把她搂进了怀里，狂吻，抚摩……

“嗯——瞧你！又只给我二十分钟的时间呀？”她挣脱他的手，象只逃跑的狐狸跑进了屋子。

他哈哈地大笑着，象只公狗，随后直追：“不，今天我不走了！”

在客厅里，他逮住了她。他把她压在沙发上。

她挣扎着：“嗯，外头的门还没关呢！”

“瞧你，还象个处女哩！”他有些不高兴地从茶几上拾起一个遥控器，一按，院子外头的铁栅门自动关上了，“怎么？我的小乖乖，来吧！”他边说边除下领带，解开衣扣，脱

下裤子。

她趁机站了起来，嗔着：“你今天不是不走了吗，还急啥？洗个澡先？”

“行，行！快点，呃！”他把脱下的裤子又提了上去。

张月花一闪身，跑进了洗手间，顺手还把门闩了。

他把门一推，推不开，便有些生气地喊起来：“你闩着门干什么？想吊老子的胃口？”他搓着手，居然还放低了声调，“宝贝儿，这样可不大逗人喜欢呀！我不是也得洗一洗吗？我们俩一起洗吧！你是怎么搞的，让我吃闭门羹？我都等你三个多钟头了，我昨天在香港接到电话，今天就赶来了，你……”

张月花的手停在胸脯上不动了。等了三个多小时？昨天我接到电话？这家伙平时消息灵通，可今天我回来除了他谁也不知道的呀！只有一种方式使他可以了解我的行踪：雇一个人日夜监督叮哨，当密探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结果。那他为什么舍得如此下功夫？难道就为了睡个觉？

她在鸳鸯池里翻了个身，水从盆面上漫了出来。她知道，他是有硬有软的，当性欲来了的时候，他有时会变得很温柔。她于是斗起了胆子暂时不去开门，“谁给你打的电话呀？”

“啊！这是秘密。”啊，他果然没有发火。

她的胆子更大了：“那，你不说我就不开门。”

“好，你开门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“你……”张月花继续洗着自己的身子，脑子也继续地转动着。

她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按摩室里。

她为他按摩，他趴着，她用脚踩他的背，他舒服得嘿嘿直哼；她把他翻转身来，先压他的太阳穴，脸面，跟着是两腋、前胸、小腹，当揉到他的大腿两侧的时候，她有意无意地碰到了他几下。她想了解他的反应，然后再确定自己的“进攻”方向。这是多少次演习过来的戏，她太熟悉了。可是，这一次，她看了他很久很久，他却一点回应也没有。她简直有些失望了。看来他是专门只来按摩的。她平下心来，当然，服务就更周到了。到钟点的时候，他递给她一张名片：“能认识您很高兴，小姐，我想请您喝早茶，您能赏脸吗？”

她接过名片，只瞥了一眼，便怔得话都差点讲不出来：黄河置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！知道香港的人，哪一个不知道长江实业公司，那是一家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呀！也许她只记下了学校地理课讲的。黄河、长江，不都是中国的大河吗？囫圇里她把黄河置业当成长江实业了。好久，她的嘴还合不拢来。她看着他换好了衣服，又把他送到门口，喊了好几声：“先生，再见！”他回过头来说了声：“明天八点，西湖酒店！”

她只管着笑。

第二天，他迟到了两分钟，她却早早地就把座位订下了。他们一起喝茶，吃早点，只说了几句话，没有谈天说地，也没有打情骂俏。然后，他带着她到了他的宾馆，他甚至告诉她，我只能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。然后他们就抓紧时间干那样的事。事毕之后，他塞给她两张大金牛（面额一千的港币），还打开一个首饰盒子，亲手把一条真金的项链戴到她的脖子上。

她乐不可支。她庆幸自己逮着了一条大鱼。她已经知道

他的名字叫李伟成。她就唤他：“李先生，你为我花这么多钱，”她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，“到底想要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找个外室。”他坦白地说。她有些生气，但又为他的真诚所感动。他并没有托词，也没有给这种肮脏的关系戴上桂冠，或是给它蒙上一层甜蜜的爱情的色彩。这大概就是所有大人物的优点。因为他们有钱，有势，用不着拐弯抹角的。他一定已经年过半百，但那微微凸起的肚皮，更让他显出了成熟男性独有的魅力，昨天为他按摩的时候，她就感觉到了。她暗自高兴。真的，给很多的人当一个妓女，不如只给一个人当情妇，尽管那可能是没有爱情的。

“我想提个小条件。”她斗大着胆子才说了出来。

“我的小乖乖！”他又把她拉进了怀里，“你尽管说吧！你就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上去帮你摘下来。”

“我，不要星星，只要一套房子。”一套房子，对于他不就象一般人的一条金项链。她说完了，连笑都不敢笑，把嘴唇抿得紧紧的。

“啊！一套房子，换了一个情妇，是昂贵了点……”他抽出一支烟，打上火，吸了一口，“不过是你，还值得！”他象是在权衡一笔生意，冷静极了，“不过，我也有个小条件。”他瞥了她一眼，声音毫无变化地继续说道，“你应该只是我一个人的专利！以后，我每星期要在深圳市呆两天，希望你能陪伴我；我离开深圳以后，时间当然是你的，但不能和其他的男人……”

“那，当然！可我有工作，”她略加思索，不知怎的，竟有了几分的惧怕，“我不想失业，有工作我会感到安全些。”